

蜕变的现代主义3

藤本壮介

探求新的单纯性，新的多样性

2004年4月26日

TN Probe 系列讲座《释放建筑自由的方法——从现代主义到当代主义》

第三回 藤本壮介《探求新的单纯性，新的多样性》

主持人 小野田泰明 金田充弘

翻译 平 辉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蜕变的现代主义 3

藤本壮介

探求新的单纯性，新的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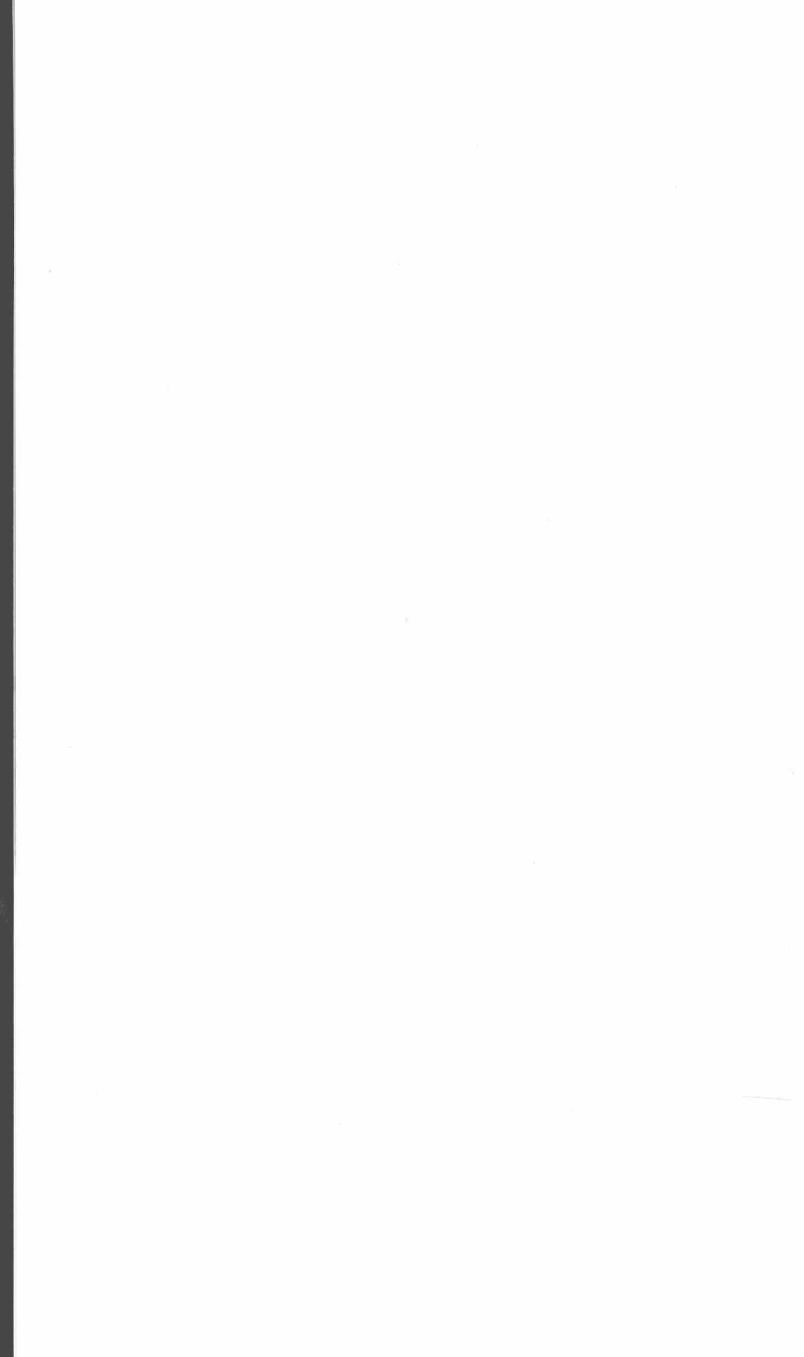
2004年4月26日

TN Probe 系列讲座《释放建筑自由的方法——从现代主义到当代主义》

第三回 藤本壮介《探求新的单纯性，新的多样性》

主持人 小野田泰明 金田充弘

翻译 平 辉



自 1998 年设计北海道医院以来，我开始关注，不以大秩序来建立，而是从局部之间的关系来建立某种建筑的秩序。自那以后，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对部分建筑，或者说是弱建筑等进行不断推进，继而不受拘束地，开始摸索新形式、新空间以及别的新东西。我不太清楚这种积累会指向怎样的方向，只是最近越发体会到思考建筑的快乐了。我想这应该是好的预兆吧。另外，这次所提出的一些概念，我想算是一个对之前的建筑思考作小结的机会。

——藤本壮介



目 录

讲座

- 06** 介绍 小野田泰明 + 金田充弘
10 演讲 藤本壮介
36 讨论 藤本壮介 + 小野田泰明 + 金田充弘

报告

- 60** 前略，藤本壮介先生 (32) 三浦丈典
64 寻求新的普遍性 胜矢武之

介 绍

小野田泰明 + 金田充弘

小野田 这次是系列讲座的第三次了。我认为今天也是系列讲座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藤本生于 1971 年，与之前的两位（伊东丰雄、青木淳）所处的年代不同。这当然也使藤本个人关注的兴趣点在本质上与前辈们有所不同，他提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关键词：弱建筑。

例如，伊东为了实现复杂性而重视演算设计法（algorithm）^①，又为了将演算应用自如而与结构师合作。青木为了对体量空间中的质量进行可视化操作，对解像度和尺度（scale）反复确认，将模拟实验进行到底。以上两位的设计都带有高强编辑力的性格。这些都是藤本所处的时代背景，他考虑的是作为“部分”、“相互依存”的弱力量的介入，什么才是通向新方向之路之类的问题。我最近想，如果能涉足这些方向的差异就好了。

这是藤本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说明时经常使用的一张图，我们姑且称之为“藤本曼陀罗”[图 01]。我们可以看到藤

① 演算设计法是指为解决对所给予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程序、步骤。这里指：为了对计算机发出程序指示所作出的编程文件（programme）。

本在图中把自己的作品与过去的建筑混合在一起，当看到他
从过去引用过来的作品时，觉得他真可谓毫无操守啊（笑），
那是相当杂乱地堆积呈现。很容易辨认出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①的萨伏伊别墅，路易斯·康（Louis I. Kahn）^②的
费舍住宅（Fischer House）。除了易懂的小图，还有一些要
看好一会、思考一下的简图，像帕提农神庙、罗马斗兽场、
绳文时代的住宅，这些建筑的多样性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希望能接触到藤本创作的设计源头。

这是由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③设计
的柏林新国立美术馆（New National Gallery）。以前我曾经

① 勒·柯布西耶（1887~1965）建筑师，画家。倡导时代的新精神（L'Esprit nouveau），近代建筑界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领袖人物，并率领创立和运营 CIAM（近代建筑国际会议），提出国际城市规划方案。代表作有萨伏伊别墅（1931）、朗香教堂（1955）、昌迪加尔州会议事厅（1951）等。

② 路易斯·康（1901~1974）建筑师。区别于以往的近代建筑，形成向心构成，空间单位的生成、结合，正方形为基本形构成的致密的平面构成等。代表作有萨克生物研究所（1965）、金贝尔美术馆（1972）、孟加拉国会议事厅（1983）等。

③ 密斯·凡·德·罗（1886~1969）建筑师。1938年逃亡到美国。提倡通用空间（universal space），运用钢和玻璃构成空间。代表作有巴塞罗那德国馆（1929、1986）、范斯沃斯住宅（1951）、西格拉姆大楼（1958）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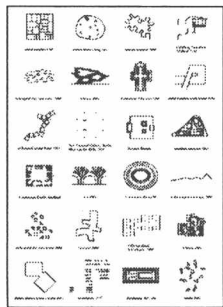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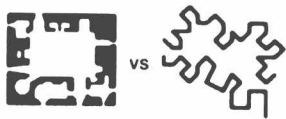
图 01 影响藤本的建筑以及藤本
的个人作品图解化后的图
像（“藤本曼陀罗”）

问过藤本：“对你影响最大的建筑是什么？”他一边微笑着称赞，一边极力主张地回答：“当我来到这里时，便觉得真正想通了。”可是现在设计的作品与新国立美术馆之间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关联性呢？对此，藤本又是如何想的？我觉得这可能是逐渐显现出如今真正的藤本壮介的关键所在。

金田 从“藤本曼陀罗”中，把苏格兰城与“青森县美术馆”的竞赛方案进行比较，会感觉到它们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吗？[图 02]在这两个方案中，一个是根据藤本喜好而选择的方案，一个则是他本人的作品，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共通之处。

苏格兰城是一个内部被凿空的正方形网格（Cartesian Grid）^①，从中产生出大小空间的联系。感觉当中像是一个外部逻辑与内部逻辑互相斗争的场所。而藤本的竞赛方案则将这种斗争状态一笔画就。虽然乍一看是相似的空间，但又确实让人觉得创造出全新的东西。另外，虽然藤本已在各种媒体上对“弱建筑”有所论述，但我还是希望能通过实际案例来请教关于“强”与“弱”的概念。

① 正方形网格（Cartesian grid）一个各轴均直角相交的正交坐标系网格，并指定点的位置和矢量大小。



Comlongan Castle
Scotland 12th century

aomori museum 2000

图 02 苏格兰城与青森县立美术馆竞赛方案

另外，藤本常使用“部分和部分的秩序”、“弱秩序”、“相互依存性”这些关键词。这只是语言表达上用“弱”这个词而已，但藤本的建筑本身一点也不弱。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的话，那么像中国国家游泳馆通过“肥皂泡”来形成的设计理念也应该是相同的〔图 03〕。在此，我们请藤本对他所使用的设计语言进行说明，并给我们稍微具体地讲一下今后的前进方向，并借此揭示出我们所感受到的藤本建筑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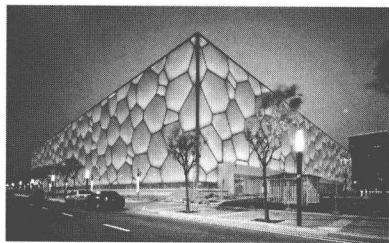


图 03 中国国家游泳馆 / 设计：
PTW Architects+ 中建国际 +Arup / 2003

演 讲

藤本壮介

今天先提出一些关键词。我想，根据这些关键词来看作品能比较好的理解，会有“啊，原来如此！”的感觉。

首先是“从部分而来的建筑”。这是针对如何形成“弱建筑”的思考而提出的：并非从大的秩序中，而是有可能从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中生成建筑，进而产生新的东西。我想，由此不就能建立起包含了不确定性和杂乱无章的秩序了吗？

接下来是“栖身之所的建筑”。我希望从房间的结束点出发，作进一步的追溯，应该能从栖身之所的缓和气氛中得出对建筑进行再构筑的新的可能性。

然后是“无形之形”。我觉得在我的许多作品中，形是似有似无的。它们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形态不确定，但又存在自身的秩序。这是新形式的可能性。

下面是“分离同时又相关联”。这是我在安中环境艺术论坛上对竞赛作品进行说明时所说的话，就像一种空间根源的可能性。

最后是“不存在布局的新坐标系”。这点在后面会稍加详细说明。

既分散又联系

现在开始按设计的时间顺序对作品进行介绍。这是 20 世纪末设计的精神医院：圣台医院新病栋 [图 04]。这是我的第二个实际建成作品，那时刚开始思考如何“从部分生成（建筑）”。普通医院的形式通常是室内走廊两侧房间并列，而精神医院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住宅。这么说来，住宅是没有内部走廊的，于是我想作出改变，把走廊分散，同时又将其作为房间之间的联系 [图 05、图 06]。

产生这方面的思考是由于我当时在读物理化学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①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②中

① 伊利亚·普里戈金（1917~）物理化学学家，1977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倡者。致力于宇宙、生命、社会等不同层次的秩序形成过程的探索，从而提出新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② 《从混沌到有序》/ *Order out of Chaos* Ilya Prigogine+Isabella Stengers。伏见康治 + 伏见让 + 松枝秀明译（MISUZU 书房，1987）。

中文版《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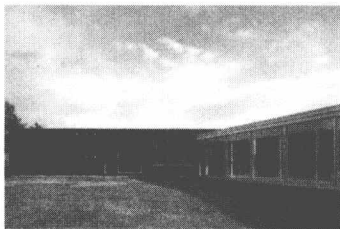


图 04 圣台医院新病栋 / 1999 年 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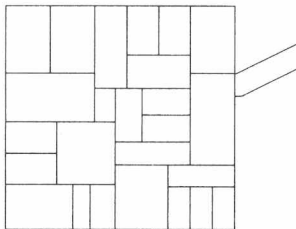


图 05 圣台医院新病栋 图解

受到了影响。书中否定了迄今为止的那种统领整体的大秩序，探讨了小部分与小部分之间的互相关联，从混沌之中产生出的某种秩序。我认为这非常有趣，的确是颠覆了现代的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也有纯粹关于医院设计的讨论。在着手进行精神医院设计之前，我已经开始思考“栖身之所”了。刻板的院长所给的意见是：大部分精神医院都有大大的起居室，大家必须聚集在这里。与之相反，小的栖身之所分散成各式各样的场所，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要待在哪里，这样不好吗？我所说的这些已经和刚刚提到的那本书结为一体了。宽大的内走廊并无秩序，而分散的小房间却能形成彼此联系的骨架。在各个房间的角落，形成了更小的居住场所。这就是我的设计。

在实际建成的房子里，例如，某个房间对面是某个放置着椅子的房间，然后还有更往内部的空间。这些全部是由走廊兼作起居空间的场所形成的。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的过程中，能发现各种不同尺度和明亮度的栖身之所。

再举个例子，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 Eug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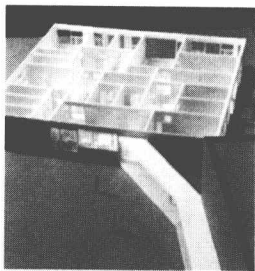


图 06 圣台医院新病栋 模型

Haussmann)^①在巴黎设计了宽阔的大街(Boulevard),然后对街道进行调整,但这是与“从部分生成”相反的做法。没有从整体出发,小街小巷互相连接,某种秩序和惬意便已从中产生,这种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中生成设计应该是有可能的吧。这个建筑就是由这种尝试所得出的一种形。

与森林存在方式相同的建筑

接下来讲的是“青森县立美术馆(暂名)”的竞赛方案[图07、图08]。当时希望能对刚刚所讲的医院中的尝试稍微再展开一点。

拟建的美术馆基地位于邻近绳文时代遗迹的森林。这里也出现了刚刚所提及的《从混沌到有序》中的状态,森林就构成了有趣的秩序。并没有一个大的逻辑系统来规定森林整体,一棵树立在这儿,旁边又立着另一棵树……这种来自部分的秩序就形成了某种和谐的状态。要在森林中设计建筑,

① 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1853~1869年任塞纳大省省长。授命于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对巴黎进行大规模改造。以道路网与地面地下水道改造,以及公园建设为中心进行都市改造计划,形成了今天巴黎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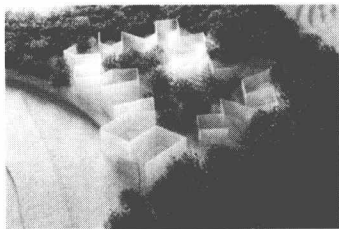


图 07 青森县立美术馆竞赛方案 /
2000 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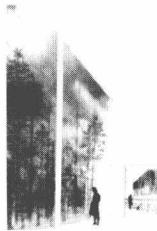


图 08 青森县立美术馆竞赛方案 室内效果

我想，要是能用与森林形成的相同方法来进行设计的话，或许能出现新的形式吧。

具体来说，我首先画了一个方格网，在遇到交点的地方，这些直线便突然互相联结起来，这时便能根据功能任务书及对地形的呼应勾勒出线条。这样，便形成了这些立着的墙壁。虽然方案中不能看见设计时所画的（网格）线条，但又不是完全无秩序的，这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模型上这些发出白光的地方就是墙壁。作为人造物的建筑与森林的外观是完全不同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没有关系。所谓“生成方法”，如果说它与秩序的本质相同，那么它就是在进行一种不可思议的调和关系罢了。这样应该能形成自然与人造物之间的某种状态吧。

墙壁曲曲折折地立在森林里。在环绕一周的参观过程中，会不经意地从不同方向见到森林。就像在森林中散步一样，穿过展示空间、艺术家工作室等各种各样的空间。通常我在设计建筑时都会考虑如何能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因此得出了这个设计。

这次竞赛的前两轮评比都通过了，结果得到二等奖。如

果要加上什么宣传标题的话，我想应该是“弱建筑”。而它的生成方法是通过一开始画出有强力的规定性的轴线来组织建筑的，我想这与“弱建筑”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此后这些话让我在一个人散步时有挫败感，同时又让我发现其本意所在。“弱建筑”的意义绝不在此啊（笑）！

万里长城是我心目中“弱建筑”的图像之一。在这里，建筑主体形象虽然是令人感动的强势主张，但其实它是就着山势变化蜿蜒向前的，介乎于人造物与自然物之间，仿佛绽放着一种存在于两者之间的美丽。这就是设计中所要有的气质。

像布置庭石一样

这是 M 医院日间治疗楼的设计方案 [图 09]，这是与精神医院同时存在的房子。关于它与青森美术馆之间的联系，则在于对弱化网格的可能性所做的各种探索。新建的房子就像要将医院及周边地区联系起来，形成开放的界面。于是就设计了这个如庭院般的房子。

对我来说，感觉就像在围棋盘上摆放棋子一样。虽然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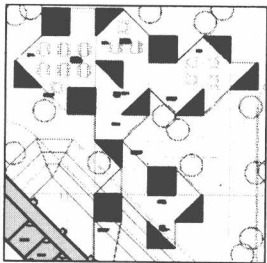


图 09 M 医院日间治疗楼设计方案 / 2001 平面图

全在网格中进行，但也能产生 45° 角。一块庭石放在这里，“那么下一块就要跟它相适应”，像这样从局部逐渐生成。本设计就是对这种方法进行尝试。举例来说，日本的石庭也是没有整体逻辑的，而是通过庭院中石头与石头间的相互关系形成的。我想围棋也是这么回事，一个人下子后，另一个人会想“嗯，（这样子的话……）”，稍作考虑后再下子。如此一再反复之后，世界便广阔起来。那么我想盖房子也是一样的吧。

因为我非常喜欢路易斯·康，所以觉得自己也颇受他的影响。在路易斯·康的建筑中，可以看到方盒子状的核心筒。但他应该不是按这种随机的方法来放置它们的吧。从平面图上看，尺度感与普通建筑的差异很大，我的理解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建造方法。同样在外形上，我考虑的是一种不能分辨出有形或无形的形，希望探索与人造物至今为止存在方式所不同的方法。

各种尺度同时存在

后来，我有机会做“寂静山庄”的设计，在设计日间